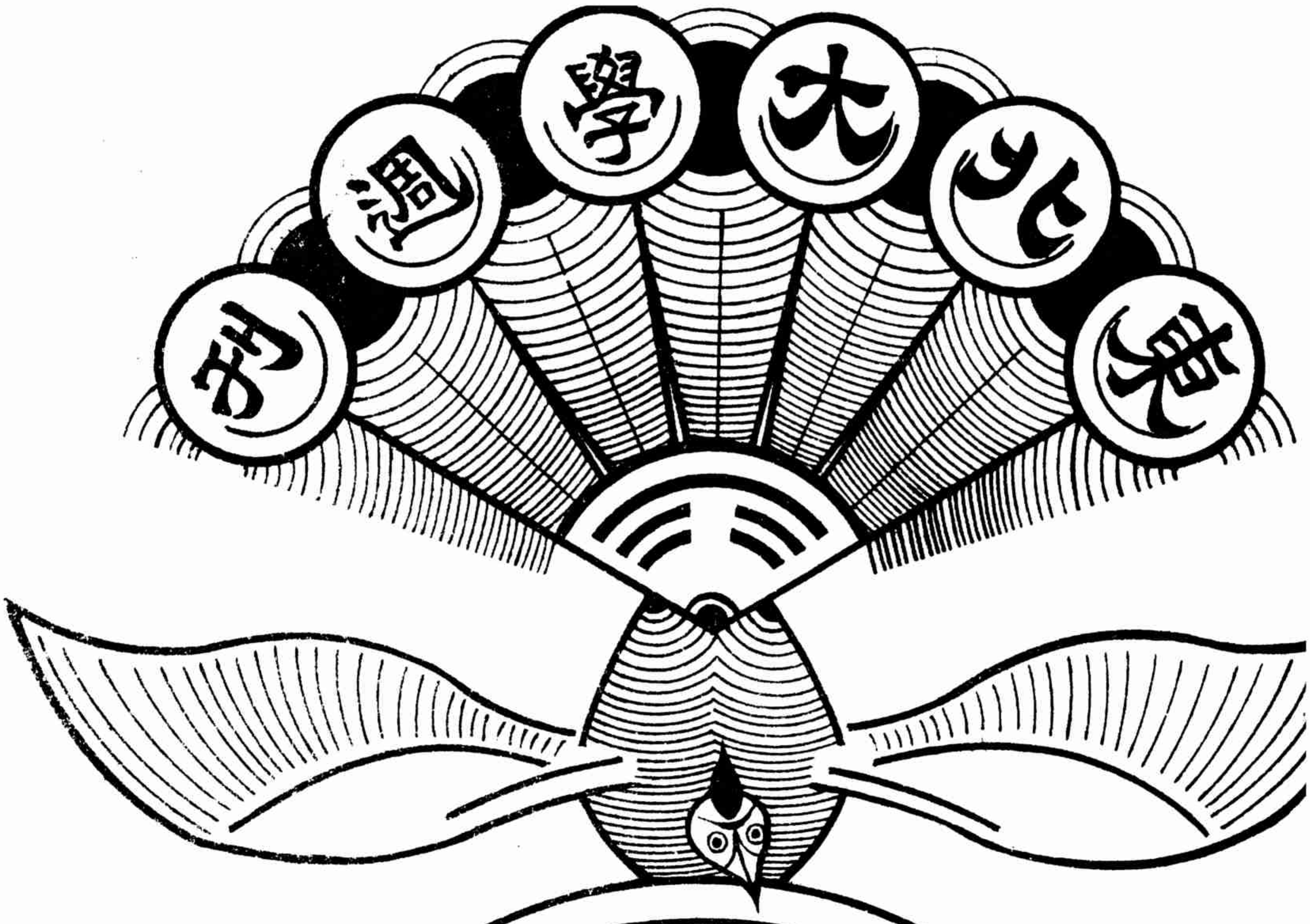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五日

要目

五刑論……王中立

談唧筒之一斷片……竽竹

毛詩本字考……蕭和宣

說文雙聲疊韻連語考釋……吳庭讓

支票……吻霞

夢話……一介

龜戶觀梅……吳貫因

冷撰得轟天雷說部龍尾墓久宿草交重談一過賦此志感……宗子威

開河隨筆……吟梅

東北大學週刊編輯部出版

東北大學周刊第六十四期目次

論評

五刑論……王中立（一）

學術

談唧筒之一斷片……竿竹（一五）
毛詩本字攷（續）……蕭和宣（一六）
說文雙聲疊韵連語考釋（續）……吳庭讓（二〇）

文藝

支票……吻霞（二三）
夢話……一介（二七）
鼇戶觀梅……吳貫因（二九）

冷攤得轟天雷說部龍尾墓久宿草矣重談一過賦此志感……宗子威（二九）
秋日晚眺……趙沐民（三〇）
別友人、秋日感懷……印永法（三〇）
八月初四道中、高麗城感作……王丕烈（三〇）
春雲賦……何恨蝶（三一）

雜俎

開河隨筆（續）……吟梅（三一）
烏石先生行狀……劉樸（三四）
同鄉錄序……齊彥儒（三七）
別丁……惠民（三八）

校聞

校聞……笑仙（三九—四一）

論評

五刑論

王中立

第一章　五刑之名義

五刑在唐虞三代以前。爲墨劓剕宮大辟。書經蔡注云。「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漢除肉刑。五刑之名。漸次消滅。即五刑之制。已不著於專典。降及隋代。高祖開皇元年。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曰笞杖徒流死。後世沿用不廢。迄民國頒行新刑律。始無五刑之名。但有謂新刑律之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亦爲五刑者。依愚意觀之。未可爲訓。蓋新刑律祗言刑名。而未言五刑。況以上五者。僅係主刑。以外尚有從刑。徒言五刑。不足以概括之歟。

夫刑名之數何以用五。頗有研究之價值。則以古代之數字尚五。其例不堪枚舉。如言五刃五土五方五內五木五正五行五戎五色五事五金五官五毒等名。其數曾不可減爲四。增爲六。是其理由。舍本於迷信外。無可以說明之。亦猶歐洲忌用十三之

數。乃全基於宗教上之迷信也。刑名用五之由來。其理由亦不外基於心理上之迷信。非必當時祇需此數也。

第二章　五刑之變遷

上下數千年。文物制度之遞代。不一其轍。刑名亦然。自其時代言之。可分爲唐虞三代以前之五刑及漢唐以後之五刑。前者即墨劓剕宮大辟。後者即笞杖徒流死是也。茲就此區分。而詳論如次。

第一節　唐虞三代以前之五刑

第一欵　五刑之性質

古者以五刑爲肉刑。文獻通考云。「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云。「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註謂黥劓斬趾三者。但肉刑即近世所謂之身體刑。純以損傷犯人之肉體或直接加苦痛於肉體爲事者也。其不包括大辟。亦自灼然。故以名實言之。大辟乃生命刑。而非肉刑也。是古之五刑。兼有生命刑及身體刑之性質。

第二欵　五刑之淵源

五刑之淵源。按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又周書呂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是五刑之制。定在

成周之時。已無可疑。惟其淵源何在。書經疏。「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刖足割勢者。皆傳法於先代。孔君親見之」是其置信置疑。無確切之見解。吾師吳貫因氏。謂苗族已用五刑。其起源遠在唐虞以前也。茲錄其論如下。

中國刑法。爲世界古法典之一。而發明者。實爲苗族。其起源遠在唐虞以前。呂刑稱。「苗氏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既名曰法。知不僅徒有刑名也。必更有法典在焉。而其發明年代。據蔡氏沈之解呂刑。謂「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果爾。則五刑之發明。當在蚩尤盛時或其後。即當軒轅時代也。所謂五刑。一曰劓刑。二曰刵刑。三曰椓刑。四曰黥刑。五曰大辟。漢族誣苗族之五刑曰虐。然戰勝苗族之後。復沿而襲之。用其法而誣其意。持論已欠公平。……』

是五刑之發明。當在蚩尤盛時或其後即當軒轅時代之說。已爲可信。所謂用其法而誣其意者。又可於呂刑「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等語見之。至漢族改椓刑爲宮刑。周改刵刑爲刖刑。而後墨劓剕宮大辟之名始定。

第三欵　五刑之意義及其史實

墨刑。按書經周書呂刑。「墨罰之屬千」疏「正義曰墨一名黥。鄭元周禮注云。墨。

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三代用墨刑之意。其可考見者。書經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蔡注。「臣下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訂義。「鄭康成曰。墨。黥也。書傳曰。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又「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訂義。「鄭諤曰。已見故府之文。而尙不信。則昏墨甚矣。故服墨刑」是其用墨刑。俱有以示其昏墨無識之意焉。惟墨者但黥其額。不妨於禁禦。故周禮。掌戮使墨者守門。此即閽人掌守中門之禁令者也。

劓刑。按書經周書呂刑。「劓罰之屬千。」註云。「截鼻曰劓」是其意義。至爲簡明。三代用劓刑之意。則有周禮鄭氏注。「書傳曰。謂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之說。疏「釋曰。謂易君命者。觸君命令不行及改易之。革。改也。謂上僭也。云姦軌者。鄭注云。强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惟截鼻無妨以貌醜遠之。故周禮。掌戮使劓者守關焉。

剕刑。按書經周書呂刑。「剕罰之屬五百」疏「正義曰。釋詁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云。刖。絕也。是刖者。斷絕之名。故刖足曰剕。」三代用剕刑之意。按周禮訂義。「鄭康成曰。周改臏作刖。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

其刑臏」惟刖者不良於行。囿游之獸。監視牧食。不欲其奔逸。故周禮。掌戮使刖者守囿。所以取其斷足。驅禽獸。無急行也。

宮刑。漢族改苗族之椓刑爲宮刑。椓刑之意。據程樹德漢律考云。「幽閉之說。即椓竅之法。用木槌擊婦人胸腹。即有一物墜而蔽其牝戶。止能溺便。而人道永廢矣。」夫宮。男子割勢。女子幽閉。是宮刑即椓刑矣。書經周書呂刑。「宮罰之屬三百」蔡注。「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閉。」斯其義也。而三代用宮刑之意。按書經疏。「正義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宮刑是次死之刑。故於四刑爲最重。但周制。宮刑不及於公族。禮記陳注云。「受宮刑者。絕生理。故謂之腐刑。如木之朽腐無發生。此刑不及公族。不忍剪絕其生生之類耳。」惟公族雖無宮刑。犯罪者。則以髡刑代宮刑之用矣。至於被宮刑或髡刑者。周禮掌戮云。「宮者使守內。髡者使守積。」蓋寺人之類也。

宮刑。本制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未必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且自周以降。更用之以治無罪之太監。史記集解引三輔舊事云。「始皇時。隱宮之徒七十二萬所割男子之勢。高積如山」其殘酷不仁爲何如耶』

大辟刑。按書經周書呂刑。「大辟之罰。其刑二百」疏「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

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三代用大辟刑之意。舉例言之。則有康誥之「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酒誥之「羣飲。盡執拘。予其殺。周禮秋官司刑註云「降畔賊寇刼畧奪攘撟虔者。其刑死」司約之「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掌戮之「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凡殺人者。踣諸市。」諸事。又周代大辟刑。亦名曰殺罪。如康誥。以愼用刑殺。」周禮秋官。「司寇掌刑殺之法。」是也。或亦名曰死罪。如禮記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是也。

第四欵　五刑之末流及其消滅

大辟刑即死刑。至今存在。其墨劓剕宮四者。至漢文帝除肉刑法。始有以易之。按漢文帝詔曰。「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除肉刑。有以易之。」遂納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之奏。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矣。又按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並宮刑除之。惟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但不常用耳。

降及後世。屢有議復肉刑者。均不果。惟墨劓剕宮四刑。仍不盡絕於世。其在墨刑。如宋明帝泰始四年。詔刼竊五人以下相逼奪者。賜黥。遼太宗會同九年。令

獲晉人。即黥而縱之。宋太祖開寶七年。黥李從善部及江南水軍一千三百九十人爲歸化軍。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赦囚徒。黥其面是也。明清則易以刺臂。黥之用猶不廢。是墨刑之消滅。當在清末矣。其在剕刑。自漢以後。惟宋明帝泰始四年。詔刼竊五人以下相逼奪者。賜刖。其詔曰。「投畀四遠。仍用代殺。方古爲優。以刖代殺。雖輕重已殊。何其殘酷不仁耶。至唐太宗貞觀元年。除斷趾法。按刑法志。「元齡等謂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剕刑始全廢焉。其在宮刑。自復用後。成爲女子之刑名。而男子之宮刑。則以蠶室二字代之。如武帝時。司馬遷下蠶室。光武二十八年。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是也。考蠶室。宮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煖作窨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夫女子幽閉。無畏風之虞。則蠶室之名。專屬於男子之宮刑。固宜。至於此刑之消滅。當在漢代以後。厥後雖有閹割之事。所以施之宦官。非刑罰也。

第二節　漢唐以後之五刑

第一欵　五刑之性質

隋高祖開皇元年。詔尙書左僕射渤海公高熲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斬有絞。二曰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三曰徒刑五。

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於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而後五刑之名始定。言其性質。則死刑爲生命刑。笞杖爲身體刑。徒流乃國家剝奪私人自由之制裁。即自由刑也。

第二款　五刑之淵源

笞杖徒流死五刑。雖至隋而大定。語其淵源。則遠在秦漢以前。自文帝十三年定律。以笞代劓與斬止。已有笞之名。厥後景帝定箠令。陳武帝定上測行笞律。北魏獻文帝制箠令。均其較著者也。前書音義曰。「景帝京師定箠令。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得鞭杖者。皆半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是在景帝時。又有杖之名矣。其後北齊北周。均頒笞杖刑律焉。至於徒流二名。淵源尤遠。周成王作周官。司隸掌徒役之事。帝堯命舜居攝。始制流刑。其著者也。秦漢後沿用不廢。其在徒刑。漢惠帝本紀詔曰。「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注。「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是鬼薪白粲。即三年有期徒刑也。厥後北齊北周。亦均頒徒刑律矣。其在流刑。漢武帝元狩元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後漢順帝永建元年。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均有流刑之法。北周武帝新律。且定流刑鞭笞之制焉。是隋之笞杖徒流四者。可謂遠源於秦漢以前。近

取法於北齊北周也。

第三欵　五刑之意義及其史實

笞刑。漢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注。「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是笞者笞臀。已成千古不易之法。民國三年易笞條例第二條云。「笞平擊其臀。不得責打腰背胸脅手足及其他虛怯等處」是也。至其刑等。隋定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後世因而用之。又唐刑法志云。「笞之爲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是笞於五刑。爲獨輕也。

杖刑。漢惠帝時。已有制杖法杖小杖之名。其間諸罰。皆熟韜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鞭法杖。自非特詔。皆不得用。陳武帝定上測行笞律。凡經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北魏獻文帝制捶令。拷悉依令從輕。刑罰志云。「其捶用荊。平其節。訊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北周宣帝。定笞以百二十爲度。名爲天杖。本紀云。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是杖者杖背或撻脛也。至其刑等。隋定杖刑五。自五十至於百。後世因而用之。惟當時用杖刑。恒失諸過重。隋書刑法志曰。「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

不懌。乃令殿內去杖。」由是例觀之。則北魏書刑罰志。「歷代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絕命於杖下。」之言。信矣。

徒刑。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是嘉石圜土。俱爲徒刑而設。猶今之自由刑之居於監獄中也。秦始皇三十四年。令天下燒書。逹者黥爲城旦。注。「如淳曰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漢高祖時亦以城旦舂爲四歲刑。而以鬼薪白粲爲三歲刑。其刑亦有無定期者。北齊徒刑律。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各加鞭笞。蓋併科之刑也。又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亦猶自由刑之有定役焉。隋定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之分。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周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云。」

流刑。書經虞書舜典。「流宥五刑」蔡注云。「流。遣之使遠去。如流放竄殛之類是也。」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孔傳云「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即此。流刑之意義可見。厥後徙邊之

事。雖間有之。而無定例。北周武帝保定三年。大律成。其罪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始定遠近之差。幷其鞭笞之數焉。隋定流刑三。有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之分。應配者。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應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一等加三十云。

死刑。死刑自漢以後。類曰大辟。而死法則殊多。漢初。死刑有磔與梟首二法。至景帝始改磔爲棄市。而高祖時。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蓋非常法矣。隋書刑法志云。「梁武帝時。制刑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北魏書刑罰志云。「神䴥中。分大辟爲二科。死斬死入絞。大逆不道腰斬。害其親者轘之。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大安中。又增門房之誅。即夷族之罪也。但不久即廢止。北齊律。死刑分轘梟首斬刑絞刑四等。北周律。死刑分磬絞斬梟裂五等。至隋律成。死刑二。有斬有絞。而蠲除前代梟首轘裂之法。其詔曰。「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即此以觀。漢以後。死法雖不同術。究以絞斬爲常也。惟故事。犯刑犯皆去衣裸體。並

乘露車。著三械。加壺手。北魏孝文帝。令免受戮者裸体。其詔曰。「今犯法至死。同入斬刑。去衣裸體。男女媟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今具爲之制。」誠不愧孝文之謚矣。

第四欵　五刑制定後之沿革

笞刑。隋以後。歷朝不廢。惟其數有等差耳。民國三年。尙有易笞條例。其第一條云。「本條例爲疏通監獄而設。凡犯刑律左列各罪。以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男子爲限。得易以笞刑。」但旋即廢止。笞刑從此消滅矣。

杖刑。隋以後。歷朝之杖刑。其規定綦詳。唐有一頓杖。遼以沙袋決杖。宋太祖始定折杖制。凡杖刑五。皆臀背分決。笞刑五。皆笞杖分受也。金制又以杖折徒。其杖罪至百者。分決臀背焉。降及淸代。杖制仍不廢。惟旗下人有犯。不許用杖耳。民國刑法頒布後。杖刑之制乃絕跡。

於此有應注意者。即笞杖雖屬二名。但恒有不可分之時。例如宋刑法志。徒流笞通用常行杖。是笞杖二刑。言其刑具。則一事也。又如大元通制。其五制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是數少者爲笞。數多者爲杖。僅以多少分之。仍可視同一事也。

徒刑。唐徒罪年數。一年至於三年。遼徒刑年數。一曰終身。二曰五年。三曰

一年半。所謂終身。蓋今之無期徒刑也。其後各代。均定徒役年限。而終身徒流之制俱不廢。民國刑法。亦分徒刑爲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是徒刑蓋始終不廢者也。

流刑。隋以後。歷朝皆定流罪。惟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隸西北邊。多亡投塞外。誘羌爲寇。宋太宗始令罪人皆流南方。至熙寧中。議復古徒流移鄉之法。紹聖中。復立妻孥編管法。均關於流刑之法令也。大元通制。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明清流罪刑制。其規定尤詳。但清之發遣。多在北方耳。民國三年。尙有徒刑改遣條例。但旋即廢止。流刑亦從此消滅矣。至歷代關於流罪之年數里數。其法例不一其轍。於茲不述。

死刑。唐宋以來。重辟皆依隋舊。元史刑法志。死刑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淩遲處死之法。至明清重辟條例。復用絞斬二法。且令處決須從秋後。無得非時。以傷生意。民國刑法。不廢死刑。其法用絞。惟懲治盜匪。得用槍斃耳。

第三章　關於五刑變遷之評論

古墨劓剕宮四者。乃殘酷之刑罰。後代帝王。感其不善。故思有以易之。漢文帝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是其慈祥之氣。溢於言表矣。後世之議復肉刑者。雖肆其詆毁。如晉書刑法志載劉頌表曰。「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但

終不見納。厥後此四刑者。漸次消滅。延至隋代。制定笞杖徒流死五刑。被刑者始得全其身軀。雖杖刑不無流弊。如文獻通考云。「自魏晉以下。笞數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後。復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頓。而不爲之數。行罰之人。得以輕重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之。夫生之與死。鍾楚之與刀鋸。亦大有間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間。而使姦民得以因緣爲市。是何理也。」然就大體觀之。較諸前代刑章。進步多矣。惟前五刑與後五刑。在歷史上。除漢以笞代劓與斬止外。非有代位關係。且其適用。亦難爲嚴格之分劃。如在用前五刑之時。既有徒流之制。在用後五刑之時。黥宮之法。亦不全廢。是不可不知者。此外有應注意者。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與笞杖徒流死五刑。非當時之刑名。祇有此數也。例如鞭刑。在虞書舜典中已有之。降及明清而不廢。其他如財產刑之籍沒。能力刑之沒入爲奴。亦爲古代通行之刑制。惟或不以之爲常刑。或不列之於刑典耳。且隋後雖制定五刑。而訊囚之用嚴酷刑具者。靡代無之。如朝野僉載。「唐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豹。每訊囚。必鋪棘臥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髁。碎瓦搘膝。遺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駒。驢兒拔橛。鳳凰曬翅。獮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聊生。囚皆乞死。是其例也。諸如此類。不堪枚舉。用法者。曾不念其毒痛。怵然動心。吁。亦不仁之甚矣。

學術

談唧筒（Pump）之一斷片

竿竹

原動室中之附屬品、最重要者、莫過於上水用之唧筒（Feodpump）構造甚爲複雜、此篇不及詳備、茲就其工作時、最易發生之弊病、略言之如下。

（一）吸水管端之入水孔阻塞。

（二）吸水管內部之阻塞。

（三）吸水管連接處之露氣。

（四）唧筒舌門（Pumpp valve）之阻塞。

（五）唧筒轉輔（Pump plunqer）之露水。

（六）回管（Overflow pipe）內部之阻塞。

（七）保險與鍋爐連接閭之（Check Valve）阻塞。

若上列各種妨礙發生時、應按下列各法以修理之。

（一）以鐵絲疏通之、或更換管端之隔沙網。

（二）除去管內之附着物或沉澱物。

（三）緊其連接之螺釘、或更換連接處之石棉紙墊。

（四）用木塊輕擊舌門箱（Valve Box）以使附着物振離脫去。若此法不能成功時須將回管拆下、並使管理唧筒之把手垂直、斯時苟有熱水由回管連接處射出、則係與鍋爐連接之保險瓣透水。故須將機器停止並將內中蒸氣放

出、後去保險瓣蓋、以清潔其內部方可。

（五）更換韊鞴之墊、或緊螺釘壓緊其墊以免露水。

（六）以鐵絲疏通其內部之阻塞、或拆下以沙洗淨之。

（七）此種修理、須待鍋爐中無有蒸氣之時、以免高壓蒸氣冲出、法先將直對入水孔之小銅栓子取出、後用尖端甚硬之鐵、以剷除之、後重裝置之、以待再用。（完）

毛詩本字考（續）

蕭和宣

齊風

趯

子之趯兮、傳云、趯便捷之皃、按還爲趯之同音叚借、說文趯疾也、玉篇趯疾行也、疾行與便捷義同還、還皆从睘聲古音相同。

竝驅從兩肩兮、傳云獸三歲曰肩、按肩爲豜之同

音叚借、釋文云、肩本亦作豜、說文云豕三歲肩相及者、引詩曰、竝驅從兩豜兮、豳風傳云、三歲爲豜、與此傳同、是豜爲三歲獸之通名也、唐韻豜肩竝古賢切。

箸

俟我于箸乎而、傳云俟待也、門屏之間曰箸、按俟爲竢之同音叚借、說見靜女、漢書地理志引此詩亦作竢、是其證、箸爲宁之同音叚借、陳奐云、箸今俗作箸、介疋作宁、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注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汪中云、宁有二、一是門屏之間爲宁、注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是也、一是正門內兩塾之間爲宁、此詩俟我于著、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是也、集韻宁通作著、唐韻宁箸竝直呂切。

尙之以瓊英乎而、傳云、瓊英美石似玉者、按英爲瑛之同音叚借、陳奐云、說文瑛玉光也、玉篇云、美石似玉水精謂之玉瑛也、符瑞圖云、玉瑛仁寳、不

新自成、光若白華、漢文帝時渭陽玉瑛見、一云五常修則玉瑛見、今白石紫石瑛皆石之有光者、瑛从英聲、古音相同。

東方之日

在我闥兮、傳云闥門內也、按闥爲達之同音叚借、陳奐云、闥古字當作達、說文門部無闥字、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鄭注、[illegible]云達夾室也、闥从達聲、古音相同。

履我發兮、傳云發行也、按發爲跋之同音叚借、馬瑞辰云、詩載驅傳、艸行曰跋、凡行亦謂之跋、跋借作發、猶墢迴作坺也、廣雅發舉也、舉足即爲行、則發之本義、亦得訓行、跋从犮聲、發从癹聲、聲同脣類、韻竝阿攝。

東方未晞、傳云晞明之始升、按晞爲晣之同音叚借、說文晣旦明日將出也、讀若希、廣疋晣明也、小尒疋㷔晞也、晣猶㷔也、傳知晞、即晣故以爲明之始升、說文既云晣讀若希、則晣晞古音相同明矣。

折柳樊圃、傳云樊藩也、按樊爲棥之同音叚借、說文棥藩也、从爻林、引詩營營靑蠅、止于棥、今詩亦借作樊、樊从棥聲、古音相同。

狂夫瞿瞿、傳云瞿瞿無守之皃、按瞿爲䀠之同音叚借、馬瑞辰云、說文瞿鷹隼之視也、非詩意、瞿瞿概䀠䀠之叚借、說文䀠ナ又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又䀠舉目驚䀠然也、又走顧皃、音義竝與䀠䀠相近、荀子非十二子瞿瞿然、楊倞注瞿瞿然、瞪視之皃、亦當爲䀠䀠之叚借、凡人自驚顧皆曰䀠䀠、借作瞿瞿、故唐風言良士之顧禮義曰瞿瞿、此言狂夫之無守、亦曰瞿瞿、瞿从䀠聲、古音相同。

南山

雄狐綏綏、傳云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按綏爲夊之同音叚借、說文云夊行遲曳夊夊、象人兩足有所躧也、玉篇云夊行遲皃、引詩作雄狐夊

夊、詩考補遺引詩王風有狐綏綏、齊詩作夊夊、錢坫曰、夊正字、綏借字、廣韻夊綏竝息遺切。

葛屨五兩、按兩爲緉之同音叚借、說文緉履兩枚也、一曰絞也、方言緉緉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緉、或謂之緉絞、通語也、郭注云謂履中絞也、緉从兩聲、古音相同。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傳云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按蓺爲埶之同音叚借、說文埶種也、从坴丮、持之、引詩我埶黍稷、廣韻蓺本埶、則艸已是後人所加、既亂爲蓺、遂誤同藝矣、蓺藝竝从埶聲、古音相同、衡爲横之同音叚借、釋文云衡亦作横、孟子一人衡行、趙岐注云、衡横也、衡門毛傳云横木爲門、釋文沈云古文横字、此古叚衡爲横也、禮記坊記引詩作横、從其畝、釋文所引韓詩、衡亦作横、是其證也、横从黃聲、衡从行聲、紐同匣母、韻同央攝。

取妻如之何、按取爲娶之同音叚借、說文取捕也、娶取婦也、白虎嫁娶引作娶妻如之何、衆經音義引同、娶从取聲、音讀均同。

曷又鞠止、傳云鞠窮也、按鞠爲簐之同音叚借、說文簐窮也、从簐、簐窮以雙聲爲義、廣雅云窮極也、訓鞠爲窮、正與下章曷又極止同義、唐韻簐鞠竝居陸切。

甫田

無田甫田、按無田之田當是畋之同音叚借、正義云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尒宅、田尒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而說文引周書云、畋尒田云、畋平田也、平田即治田也、信南山詩維禹甸之、傳云甸治也、彼甸亦當爲畋之同音叚借、畋甸皆从田聲、音讀均同。

維莠驕驕、按驕爲喬之同音叚借、說文喬爲馬高六尺之名、喬高而曲也、从夭从高省、揚子修身篇引

詩作維莠喬喬、禮記中庸居上不驕、釋文驕本亦作喬、樂記齊音敖辟喬志、釋文云喬徐音驕、本或作驕、是喬驕通叚之證、驕从喬聲、音讀相同。

維莠桀桀、傳云桀桀猶驕驕也、按桀爲揭之同音叚借、上章之驕驕、法言既引作喬喬介疋喬高也、則此桀桀當亦爲高義、說文云揭高舉也、碩人傳云揭揭長也、高長義本相成、揭借作桀、猶庶士有朅、韓詩作桀也、唐韻揭桀竝渠列切。

勞心怛怛、傳云怛怛憂勞也、按怛當正作悁、說文無怛字、悁失意也、荀子禮論篇悁然不慊、楚辭九辨、悁悵兮而私自憐、玉篇悁悵恨也、竝與傳憂勞意同、悁之爲怛猶[illegible]爲䋎耳。

總角丱兮、傳云丱幼穉也、按丱爲𠦒之同音叚借、馬瑞辰云、張參五經文字𠦒工瓦切、羊角也、象形、俗呼古患反、作丱、無中丨、又丱古患反、見詩風、是張參所見毛詩作丱、唐石經定本俱作丱、與張參說合、周官丱人正義亦曰經所云丱、是總角之丱字、是知今毛詩作丱者俗也、𠦒當即𦍋之譌、說文𦍋羊角也、象形、讀若乖、又羊祥也、从𦍋、象頭角足尾之形、又萑鴟屬从隹从𦍋、有毛角、玉篇𦍋羊角也、𦍋𦍋兩角皃、是古字从𦍋者多譌作𠦒、又皆象頭角之形、此詩總角𠦒兮、丱亦象兩角之皃、傳訓爲幼穉者特以丱讀鯤訓爲魚子與人之幼穉同耳、唐韻𦍋丱竝古患切。

盧鈴

盧令令、傳云、令令纓環聲、按令爲鈴之同音叚借、正義云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鈴鈴即是環鋂聲之狀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廣疋云鈴鈴聲也、鈴从令聲、音讀相同。

敝笱

其魚唯唯、傳云唯唯出入不制、按唯爲遺之同音叚借、釋文云、韓詩作其魚唯唯、言不能制也、遺亡

也、不能制即遺亡之意、箋云、唯唯行相隨之皃、玉篇云、瀢瀢魚行相隨、廣韻瀢魚盛皃、此概本韓詩、而加水旁耳、遺唯聲同舌類、韻竝威攝。

猗　嗟

抑若揚兮、傳云抑美色、按抑為懿之同音叚借、尒疋懿美也、說文懿嫥久而美也、烝民傳亦云懿美也、故傳引申為美色、韋注國語懿讀抑、抑詩韓詩外傳作懿、此懿抑通叚借之証、釋文懿抑竝於力反。

射則貫兮傳云貫中也、按貫為毌之同音叚借、說文云、貫錢幣之貫、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與傳訓中義同、貫从毌聲音讀相同。（未完）

說文雙聲疊韻聯語考釋（續）

吳庭讓

奇侅　奇渠羈居宜二切、羣母見侅二、古哀切、見一類隔或旁紐兼類隔雙聲、說文非常也、史記扁鵲倉公列

傳、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集解曰、奇音羈、咳音該、按張守節正義、則史記奇咳、本亦作奇胲、肉部訓胲為足指毛皮、然則胲正字、胲其借字耳、淮南兵略訓、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背向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注云奇賌之數、奇秘之術、非常術、其字又作賌、亦叚借也。

仿佛　仿妃罔切、佛敷勿切、竝敷母、雙聲、說文仿佛相佀、視不諟也、仿佛二字、詞章多見、字形甚夥、或作倆佛、或作髣髴、或作拂𢱧、或作放𢡄、俗作彷彿、又或作髴佛。

袛裯　袛都衣切、裯都牢切、竝端母、雙聲、說文短衣也、方言曰、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𧝓、自關而西或謂之袛裯、後漢羊續傳、其資藏惟有布衾敝袛裯、鹽麥數斛。

舳艫　舳直六切、澄母、艫洛乎切、來一、澄母來一、

旁紐兼類隔雙聲、說文漢律名船方長爲舳艫、長當作丈、史記漢書貨殖傳、皆曰船長千丈、注者謂總積其丈數、蓋漢時計船以丈、每方丈爲一舳艫也。

覻覰　覻七四切、覰七句切、竝淸二、急文闚覰也、一曰拘覰、未致密也。

[illegible]干　[illegible]古渾切、干古寒切、竝見一、雙聲、說文不可知也、蓋古語、讀如魂寒二音、不可知之意也、若云汗曼。

𩕄顱　𩕄徒谷切、定母、顱洛乎切、來一、定母來一、旁紐雙聲、又古音同在五部、故亦爲叠韻、說文首骨也、骨部曰髑髏、頂也、𩕄顱即髑髏語之轉玉篇引博雅聲類作𩕄顱、恐有誤。

𩑺𩕳　𩑺之忍切、照三、𩕳良刃切、來二、照三來二、旁紐兼類隔雙聲、說文𩑺下顏色𩑺𩕳愼事也、一曰頭少髮、廣韻廿一震曰須類、頭少髮。

唐𥐊　唐徒郎切、𥐊杜兮切、竝定母、雙聲、說文石也、廣韻齊韻唐韻、皆作磄㕗、又曰鎕銻、火齊也、玉篇曰、𥐊古銻字。

磊砢　磊落猥切、砢來可切、竝來一、雙聲、上林賦曰、水玉磊砢、張揖云、磊砢魁礨皃也、又說樹曰、坑衡閜砢、郭璞曰、閜砢相扶持也、世說新語曰、其人磊砢而多英。

駗驙　駗張人切、驙張連切、竝知母、雙聲、說文馬載重難也。

騊駼　騊徒刀切、駼同都切、竝定母、雙聲、說文北野之良馬也、釋畜曰騊駼馬野馬、如淳漢書注曰、騊駼野馬也、楊雄傳、前番禺、後陶塗、師古曰國名、出騊駼。

猲獢　猲許謁切、獢許驕切、竝曉二、雙聲、說文短喙犬也、詩曰載獫猲獢、爾雅曰短喙犬謂之猲獢、毛詩作歇驕、爾雅又作獥獢。

尲尬　尲古咸切、尬公八切、竝見一、雙聲、說文行

不正也、集韻二十五沾、廣韻二十六咸釋皆同、今蘇州俗語、謂事乖剌者曰𢶍𢶄。

𡕱𡕰　𡕱於悉切、𡕰於云切、竝影二、雙聲、孟氏易曰天地𡕱𡕰、今周易作絪縕、他書或作烟熅、氤氲、蔡邕注典引曰、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皃也、張載注魯靈光殿賦曰、烟熅天地之蒸氣也、案壹𡕰爲其本字、餘皆俗體。

忼慨　忼苦浪切、慨苦溉切、竝溪一、雙聲、說文、忼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戰國策作羽聲慷慨、他書或作忼愾。

滭泼　滭卑吉切、泼分勿切、竝非母、雙聲、說文風寒也、詩曰一之日滭泼按今本毛詩豳風七月、一之曰觱發、傳曰、觱發風寒也、觱竝發當即滭泼之叚借字。

溧冽　溧力質切、冽良薛切、竝來二、雙聲、說文寒皃、詩曰二之溧冽、案今本毛詩栗烈、當亦是溧冽之叚借、字又或作飀飁。

文票

吻霞

何二太太蜷伏在床上吱吱的吸大煙，一忽兒一寸多高的銀盒兒裝滿了頭遍煙灰。最後放下煙槍，一縷青煙從嘴裏慢慢的蹿出，同時她伸了伸腰兒，兩手輕輕的貼到腮上，悠悠的睡去了！

外邊的雪像絮一般的飛舞着，大地都穿上白外套。三五成羣的小麻雀都躲在簷下。行人也不見了。着雪很多的丁香細枝，負重不起，向下一曲，卸掉了担子。乾淨淨的又復抬起頭來。這時除去淒風吹撼聲外，再聽不到什麼動靜了！

拍拍拍的敲門聲衝破了雪天的寂靜。臥在爐旁的小花牛驚覺了，不注汪汪的嚷起來！

『唉！老實些！亂咬什麼！』何二太太驚醒了。青白臉上現出十二分不耐煩的樣子，反轉身間向小花牛下了這個禁止命令，然後又睡下去。

拍拍拍二次的敲門聲外屋的王媽聽到了。趕忙冒雪的開了門。

『管幹甚麼的！敲了這半天才聽見！』何杇穿着皮襖馬褂。頭上戴着四喜帽。眼上架一座墨鏡。手裏拿着打狗棒。雪花落到八字鬍上。當一步跨進門來的時候對王媽鬧了這兩句。然後像被逐的野鷄般的跑進屋

去了。

小花牛前攛後跳的在歡迎着。不愼的碰了二太太。她在糊迷裏駡了一聲『孽障』又睡下去。小花牛受了搶白，很敗興的蹲在椅子空出神。

何朽除掉帽子。放下棍子。笑美美的先躺在煙燈側抽了一口，然後才輕輕的在她背上推撼幾下。說。

『嗳！嗳！醒醒！我回來了！嗳！……』

二太太這回醒了。長個懶腰。反個身。看見何朽在吸煙。輕開口說。『你甚麼時候回來的？我怎不知道呢！』

『嘿嘿！你知道他媽的甚麼！除了抽大煙就是睡大覺！』

『你也不用說我！你也是這個樣！』

『我？我…啍………』

『你怎麼的？』

『我呀？我在這個淒風冷雪的天氣還不辭辛苦的辦到個得意的事！此後我們不愁沒官做，沒錢花！劉瞎子說我今年走好運，眞不錯！』何朽一面說着，一面從衣袋裏掏出來一張花花柳柳的支票，遞給她。『看看！這就是證據！』

『那裏來的支票呢？』

『你不用問！倩如！倩如！到這屋來！』

倩如應聲進來。肅然的站在地下。『爸爸！喚我有什麼事？

何朽雖然聽到；可是煙槍才放進嘴裏，也沒馬上發言。還在凝神體味大烟的滋味。

小花牛蹲在倩如的眼前。呆視着她。好像欣賞她那秀嫋的身材。活潑的體態。温雅的面貌。與蓬鬆的黑髮似的。

一忽兒粘在烟斗上棗核似的烟泡全從針孔般的小眼擠進去了。何朽的嘴合烟槍嘴離別。話兒先生才得乘機迸出來。『說起來父母愛子女眞是無微不至。自小

供你念書，到現在你已竟從中學畢業，由種種方面的觀察，我深知道你的程度不壞。可是你今年已竟十八歲了。古語說。『男大當娶。女大當嫁。』於是我就又注意到你的婚姻問題。爲着這件事我黑天白日的核計，老沒想到稱意的人家。』

他拿起一枝烟捲。吸上兩口。

『前幾天你四叔來。聽說王旅長的少爺有心納妾。以前你們在一起念書的時節，他就很羨慕你，所以這次特託你四叔來問詢。那時我還以爲你四叔閑話；可那知道現在果然成爲事實！你看這是不是求之不得的事！』

他說到這裏高興極了。臉上堆着得意笑容。又深吸了幾口烟。

『今天我衝風冒雪的到王公館去一趟。王旅長待我很客氣。末後說下月就要娶。所以先開一千圓的支票，權作補助妝奩的花消，到時還有好多的衣服與首飾作婚禮。倩如你可從速作準備。』

倩如聽完這段話，像暴雷過頂一樣的震駭，馬上心弦緊張起來，週身的筋肉都兎兎的亂跳。有幾秒鐘的工夫，她全然昏迷了！幾番尋思徘徊要向他父親提出點意見，可是一看到她父親那副嚴霜臉，就無形的消滅了。末後覺得這種事件要不推翻，簡直此後的生活就陷於淚海與地獄裏去了，盤旋一次，疾轉過頭來，問說。『王旅長的少爺是不是王品三？』

『是啊。就是你在中學的同學的。』

『他呀！』

『怎麼着？』

『……』

『他怎着哇？難道說你還不隨心嗎？』

『那末，這件事我不承認！』

何朽聽到這句逆耳的話，顏色轉變，語聲加厲的說。『怎麼地？爲甚麼說出這種不從的話來！』

『王品三雖說念過書；可是把光陰都荒嬉過去了。歸終與不念書相等。他倚仗着他父親刮剝的金錢。强奪的差事。花天酒地，歌舘青樓，儘作些游蕩的玩耍。簡直是形似人而實非人的東西。就是讓我給他作正室我都不願，何况作個妾小！爸爸！你要爲女孩好好想想！若眞那樣作，那父親雖是愛我，其實害我了！』倩如這沉痛的說了一段話。慚慚的低下頭去。

何杇把大烟袋一摔，跳到地下說。『混！不知好歹的東西！爲你一片好心，你竟說出這樣的話來！他游蕩不游蕩的念書不念書的管你作女人的甚麼事，只看人家的金錢勢力儘够幾輩子享用了！這件事不僅是你的幸福；就連我也可借着光兒升通了！這樣一舉兩得的事，你怎能說不承認呢？……啊！至爲妻作妾更沒有甚麼關係，你看現在那個妾小不站前風。

『爸爸！你老先不要上躁，容女孩再說幾句話。』何杇漠然答應。『你說罷！』

『頭一樣：婚姻是男女自己的事，須要自己去選擇的。甚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金錢勢力。』都不能作結婚的條件。第二樣：婚姻要基於愛情。沒有愛情是不成其爲婚姻。强不愛以爲愛。是最痛苦的事。第三樣：作人妾小是最喪人格的事。覺悟的女子決不作的。女孩與王品三既然沒曾過戀愛生活。彼此的心性都不知道，那能因爲父母媒妁的決定就承認了呢！爸爸！我死也不承認的！倩如這樣激昂的說了一段話。

何杇把手一拍，脚一跺。厲聲說。哈哈！反了！念了一溜十三遭書，竟能說出這樣不孝不從的話來！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你今天竟敢反抗起舊禮敎來！滿嘴說些個『戀愛生活』『愛情』『自由選擇！』難道你還要鬧甚麼『家庭革命』嗎？我告述你，你既然是我的女孩，你就要聽我的命令！這件婚事是我作的，你就得承認！你就得承認！趕快出去！少惹我生氣！』

倩如急轉身跑回她生身母那屋去了。

二太太解勸他說。『別生氣啦！她不承認能算嗎？不是還得咱們說了算嗎！來吧！抽口烟消消氣。』

何杇長嘆了一口氣『唉！這才叫逆事！』於是躺下去又忽忽慣的抽起來。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了。凄風呼呼聲與吸烟吱吱聲相應和着。小花牛兒怒目的注視着何杇。好像痛恨他腦筋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金錢勢力』！

△ △ △

後幾天的報上載一段『父母主婚逼死弱女』的新聞。

十二。一〇。張景芳作。

夢話

——介

『老趙…快跑…趕來了…快跑…』一種模糊，可怕的聲音，把我從夢中驚醒，睡眼迷離的我，四下望了一望：爐火正燒得很紅；那一邊的湘君—我的同學—還在睡夢裏繼續的喊着：『快跑…快跑…』我知道是湘君的囈語了，便輕輕的搖動他，使他醒來，這時候，他聳然坐起，朦朧的睡眼，注意到紅紅燒着的爐子的火光，喊道：『哎呀！完了！我是無家可歸了，我的房子被人家燒了，你看是不是火起來咧?!』又繼續的道：『你怎也來這裏了！快快一同跑罷！不得了呵！趕來了…』我知道他是戰後的餘生，便安慰道：『這是校裏，不是你家，你看看四周粉抹的白墻和紅紅燒着的火爐，不是你家，是學校，』湘君—現在他清醒了些—很遲疑的答道：『這是學校麼?唉…』

△ △ △

湘君是我在T中學時的同學，他住在PM鐵道旁邊一個堡子裏，家道也很殷實；因為戰爭事的發生，學校在風聲鶴唳的恐怖之下，就宣告臨時放假了，我們是各自回家，去享家庭中的生活了，

戰事是以鐵道爲根據的，請看幾年內的戰爭，是不是鐵道先受光顧呢？沿鐵道兩旁的居民，眞是民寃無訴啊！湘君住在鐵道的左近，當然戰事若爆發他的堡子是不能不波及的，他的家內是不能不受驚擾的，可是這次戰事正在PM鐵道上，他的父，母，妻，子，弟，妹都躲到安全地帶了。他是家內的最健全者，和一個僕人—老趙—留在家內看家。一天一天都是在恐怖之下去求生存。那一帮一帮的丘八爺們，因爲開到前線去作戰的原因，更橫極了，眞是無惡不做：掠，奪，殺，燒，姦，淫。他天天撐着門戶，坐不穩，睡不安的過着，眞是度日如年！丘八若來，凡是燒水，喂馬，煮飯，溜馬，等等的事情，都若勞駕的。馬棒，皮帶是時常的點心。他忍氣吞聲的過了幾天，眞是無可如何！

一天來了一夥人，把他鄰居王老二的腿打折了！因爲叫他—王老二—飲馬，他往下屋去取汲水的傢具—水桶去。他們認爲是若逃跑趕緊抓回，打了頓馬棒。隨後來了一位惡魔，上前就是一槍把子。哎呀一聲，他—王老二—的腿是不能再走了。這是湘君來校後告訴我的。

很徼幸，日子還算不多也不過一月左右，這塲戰事算告竣了。報功受賞的當然是晋官三級了。我們的學校也把我們召集回來。開學上課。我來了兩天以後，湘君纔來。我看他的精神那樣的恍惚，就知道他是此次戰爭內精神的犧牲者。因爲精神和肉體上的疲倦，他就早些時候睡下了。在我就寢的時候，他已經是鼾聲震耳了。

△　△　△

湘君在屋內坐着，聽見人馬嘈雜，便上砲台上一看，西邊來了一大帮，到院內告訴老趙道：「西邊來了一大帮，是跑是不跑？」老趙回答道：大帮也許比小帮強……」這時大門敲得亂響—當時是門雖設而常關

的。老趙去開了大門，闖進來一帮惡鬼，把湘君抓過來問道：『豬肉放在那裏，快快取來。』他據實答道：『沒……』『眞混，快點給老爺們拿來。討打麼？不要命麼？』回手就是一馬棒。湘君一想沒法，只得說：『有，有，…在後院擱子呢。』『快取來』他暗中送給跕在他旁邊老趙一個眼色，就往後院走。老趙走也就勢跟去。湘君急忙跳過後墻，往東跑下。回頭看他的僕人—老趙—纔慢慢的爬到墻上。他眞急了，喊道：『快跑……』

這是三年前的一段事實。他是常常在我的腦海裏縈繞着。可是每每的念到，便覺得毛骨竦然。戰爭的罪惡，眞是使人夢寐興悲！噫！

作者附識

龜戶觀梅

吳貫因

半畝芳塘水一隈。尋春先訪隴頭梅。前村幾點紅飄落。惹得游人踏雪來。

開遍前村又後村。一枝臨水最銷魂。芳心似有傷春感。獨對斜陽濕淚痕。（時雨後花蕊猶濕）

鏤冰作骨玉爲胎。信是幾生修到來。竟體生香塵不染。應教獨占百花魁。

含香未吐兩三枝。珍重艷姿破蕚遲。待到繁華人盡識。賞花須趁未開時。

冷攤得轟天雷說部龍尾墓久宿[illegible]重讀一過賦此志感

（此書係故友孫龍尾著） 宗子威

龍尾樓頭宿草荒。病憐消渴長卿亡。觚稜夢憶新詩本。花事春闌古道場。不盡沈侯懷隱恨。已無孫楚哭靈牀。爐餘一卷孤臣錄。野史亭前易夕陽。

直臣風節數榆枌。日下從頭覓舊聞。太學有書誅媼相。上方無劍乞朱雲。鏡花未餓生前業。諫草休教死後焚。袞袞公卿多結舌。矯然一鶴立雞群。

張儉歸來歎望門。餘情猶自解溫存。獄中書感哀蟬鬢。
花底無家黯蝶魂。不慣香薰荀令座。那堪夢斷沈家園。
澧蘭沅芷都蕭瑟。欲訴煩冤叩帝閽。（以上二首均指
沈北山事）
百錢閒覓冷攤書。故紙堆中認刧餘。多病故人封馬鬣。
一編遺稿脫蟫魚。罪逾詩案株連少。事補金鑾記載疏。
排遣無窮家國恨。陽秋史筆定誰如。

秋日晚眺

趙沐民

陪都秋色在誰家。荒徑初臨儘落花。古樹愈高影愈遠。
蒼茫渺靄日西斜。

秋夜

印永法

長夜迢迢無限愁。離懷來去幾時休。蟲聲唧唧風聲亂。
樹影搖搖人影浮。幾處鈴音山外寺。兩三燈火酒家樓。
憑他造化移寒暑。懶向花前話晚秋。

別友人

琴劍一囊作遠遊。離懷高唱古今愁。陽關城外連芳草。
紅杏村邊醉酒樓。細雨瞞人孤驛路。落花逐客木蘭舟。
今朝一作河梁別。向夕何從認舊儔。
相見時難別更難。流鶯啼送客衣單。春風有酒須當醉。
別淚無人且少彈。異地江湖閒處賞。關山雲霧夢中看。
從今望斷城頭月。只有疏星入畫欄。

八月初四道中 丁夘

王丕烈

月催離思入窗闌。別後方知作別難。風捲清砧向曉急。
柳拂疎影上衣單。鷗沉蓼浦秋初冷。馬立霜橋跡亦寒。
極目雲天何處所。兩三斜鴈葛家灘。

高麗城感作 丁夘

荒墟無極遠悠悠。此地蒼茫冷更幽。幾見秋聲隨塞鴈。

偶經樵牧弔松楸。夕陽烏下韓宮樹。遼水帆斜杜若洲。試道當年興廢事。鷓鴣聲裡遠村謳。

春雲賦

何恨蝶

一瓢子、臥而隱几。仰而嘘天。呼吸六合。呑吐坤乾。其始也、輕如游霧。淡似浮烟。輭遮柳外。散著花邊。既綽約以窈窕。亦搖曳而便娟。其漸也、平侵水色。橫挹山光。魚鱗舒卷。草莽迷陽。紛金玉其枝葉。披錦綉其文章。其繼也、混后皇。連海嶽。垂鵬翼。挾羊角。杼柚旗霓。姤羅鬟妙。樓閣無邊。日星隱耀。氤氳瓔珞之姿。斑駁風花之貌。渠云有意。養三月之海棠。誰道無心。護四時之芍藥。其形也、從龍隱虎。爲馬忽牛。時而羣峯列嶂。時而萬市層樓。宛美人兮半面。倏蒼狗兮昂頭。初展三展兮。淡倚城而傳柝。一片兩片兮。低渡水以廻舟。斯時也、好春如笑。羣動含生。花萌待表。草甲思萌。不有五色。何慰三農。於是雲乃散微風。含細雨。育衆生。潤寰宇。石燕飛以翔。商羊鼓而舞。既徂我東郊。遂霑彼南畝。紛紛郁郁兮壓麥苗散。散零零兮籠藥圃。喜霈降之知時。慶豊年之已卜。入宵和漏。定千頃之庚庚。明日呼晴。想羣芳之午午。粤若農、擊壤而歌曰。膚寸而合觸石起。俄徧天下人皆喜。潤我田兮蘇我生。符陽蒼梧兮感而靡已。

雜俎

閑河隨筆（續）

吟梅

（題影）

任伊消瘦。不讓梅花。一任春風何處。海棠睡入人家。——何人玉照。費我心裁。不忍看是寒梅。空留得飄飄倩影。月夜蒼苔。

（百尺樓）（秋感）

一陣陣寒鴉。喚醒高樓夢。葉落庭中知多少。擁被人獨聽。——寸寸縷柔腸。愁對黃花徑。斷續殘鐘斷續聲。遠寺僧方定。

把酒向青天。惆悵月如鏡。容易秋殘到白頭。霜結兩三莖。——餘韻逐飛鴻。山外紅霞淨。回首天涯客裏過。難遣酒詩興。

（如夢令）（秋江晚眺）

岸岸蓼紅秋老。處處山高月小。荒草斷蘋洲。多少多少。白露橫江渺。

（菩薩蠻）（秋閨）

水晶簾金風動。星光耿耿銀河淨。不必夢漁陽。涼宵己斷腸。——香消孤月冷。黃花慵未醒。遮莫望秋山。眉峰鎖綠鬟。

（夢江南）（秋夜）

如夢裏。睡眼總朦朧。偶向長天一舉首。銀河耿

耿月當空。霜露正濃濃○——鳴幾陣。塞外賦征鴻。驚起高樓人未睡。還聽秋恨一般同。林角泣寒蟲。

（秋日農家之生活）新從鄉間來。覺農家滋味。使人已醉。道而出之。或弗失其眞髓。

萬里秋風。一川明月。大地中忽唱出一陣轇轕聲音。遙與荒鷄相應合。茅屋內亦漸可辨人。是何時乎。是非曦曦之秋曙。透入勞農世界之時乎。村中人家。皆門傍東場。軒臨南圃。桑麻已熟。豆穀入場。且菰菜花香。幾使人薰薰欲醉。村中人均欣欣然從夢中起。以相從事於收穫焉。於是黃髮者。曰吾速畢吾烹飪。以饗吾碌碌之夫也。青髫者曰。吾速牽牛驅犢。以助吾勞勞之父也。乃晨妝未理。對月爲燈。脂膏不敷。臨風以櫛。而地碓轆轆聲。不覺磨去天邊新月。竟擁出紅日如輪。是時禾穀上。皆添一番耀鑠。騰黃煥赤。人影繚繞。宛然一幅秋曉農樂圖也。飯時至。大家歸。一餐朝露。清香溢口。獨聞其老者嬉嬉然曰。佳哉入秋三宵雨也。禾頭金粟粒。非涓滴者之所賜乎。昨日打豆八斛。黍五石。今朝高粱始入場。吾甚滿意。今歲弗患饑矣。吾且覺今朝一盂粥。一盤芋。香侵頰齒。勝嚼膾炙萬萬。婦者瞿然曰。咦。獨爲喜。不聞東村二十里又患潦乎。滿地哀鴻。吾家雖飽。奈衆人何。語未畢。孺者乃力聲曰。阿娘爲替人躭憂乎。自家飽自家受。阿爺明春當遣吾入學。在書篇內取些黃金來。詎不勝於溪水溝邊。與村兒共戲蝸牛乎。老少喧鬨。趣致盎然。既而杯盤殘撤聲。又與場聲相繼矣。一日倉皇。風塵僕僕。蓋未嘗少息也。惟見枋榆間。現黃金色。歸鴉陣陣噪古木。方皆恍然曰。夕陽又被牛車輾下矣。速舁爾囊橐。攜兩升斛。勿曝露星辰下。鄰家兒殊狡獪。吾血汗粒。勿爲彼胠篋以去也。暝色入室。風吹柴扉。一日之奔勞。似與夕陽同告一結束焉。晚餐時。其老者復計曰。今日收高粱。較昨日黍多二倍。若依日增之。明日之稻當數倍矣。吾可預祝封租無欠。年底之羊羔酒。當安飲無虞矣。於是狂喜

之餘。又復闃然。惟好夢相催。不久又作黑甜鄉之遊。於時明月脫雲出。照大地成白色。西風振落葉蔌下。又於彼等黃粱夢側。鼓助一番秋興焉。

（閒步南塔）

曠野風低四面吹。閒遊偏乘日西移。糢糊塔字廻文斷。惟有鈴鐺似舊時。

孤塔烟雲自古今。斜陽如火照荒林。寒鴉陣陣朝人喚。似訴興亡一片心。

（乙丑秋）來校之翌日。捧李君延益函內。載七律一首。蓋賀新闢校門者也。

版築當年意氣豪。我今塗堊亦躬操。與來陳子添佳畫（卓然爲畫隔扇四扇）。工能鄭君助酒羔。（適孔脩來校盧舅子鋪開張因而請伊大嚼）爲衆設施籌襪線。因親効命竭駑勞。此間若遇圖形使。也脫泥衣換紫袍。

再接李君和余寄懷絕句一首。

潘水螺山一樣看。江東渭北兩安然。歸來年假酣歌日。還有陳君爲子彈。

步延益原律韻（秋原有感）。

莽莽陵原擁巨濠。（渾水也）行人齊看演秋操。（常有軍人在曠地演操）陪都秋去空禾黍。寢殿風稀罷酒羔。樓閣已開新氣象。碣碑難覓舊勳勞。（殘碑糢糊舊日功勳渺不可得）凄涼獨有朝鮮士。猶著當年白紵袍。（下厰村屋鋪落高麗人居也）

烏石先生行狀

受業甥　劉　樸

烏石先生。湘潭縣薑畬鎮烏石山下人也。姓張。諱登壽。字正陽。薑畬臨漣。先生少時于其河街鍛。而暇多所涉書。貧甚。改助鍛鄉中某氏。夜見月出茅屋前。有白桃花樹。忽唱詩云。萬古清天月。知吾好色心。天桃今獻媚。流盼情何深。詩傳至鄰生陳鼎。鼎驚。扳與語曰。若何似孟郊也。即授郊詩。趣常誦摩之。退。大喜。遂成一卷詩。持見。鼎曰。吾愧已不能爲若師。師莫若王先生。今可往從游也。時湘綺長

縣城昭潭書院。先生乃大雪跣三十里。至。則投閽以詩曰。爲我入白之。閽睨其衣敝。厚積鍛屑。拒之。則大呼王老師請我來。汝何敢。閽氣伏。取詩入。湘綺方置酒。宴官紳。讀且咤曰。縣有此詩人耶。趣延上坐。皆錯愕。已。趨去。傳通縣以爲奇。木工齊璜以篆鐫畫重于時。銅匠曾昭吉能造漏。而先生棄鍛。舉秀才。湘綺謂之門下三奇人。或曰。亦謂處士陳鼎。釋寄禪。畫師尹金陽。皆在叢窩。叢窩又有老農。善爲陶詩。湘綺稱沈山人。究無得而踰先生也。自既得師。三十年所。通三禮。能棄卷講書。與蜀人廖平以公羊春秋。桂陽陳兆奎以工詩。齊名。號王氏三大弟子。說詩。能正傳箋及湘綺補箋。其五言詩。則自孟郊追阮籍。突兀排奡。無敢逼視。自唐以來未有。嘗習政法于倭。譚延闓督軍湖南。辟攸令。先生乃黴服行。眡民勤惰。不勞百里。禽奸僧。舉其巨產。畀縣學校。校用永給。徵畝捐。廣夷驛路于攸澧間。凡百里許。謳歌至今。縣有富媼生辰。往賀。媼虞其挾。饋數百金。乃即席倡修攸橋。賓客樂捐。既成。攸人呼爲張公橋。湯薌銘至。以聞。大總統錫有勳章。入爲國史館主事。遂介于沁。遭躓。貽書其友黎承禮云。竊聞刀筆之吏。弄其文墨。志士所惡。壽以爲不諳法律之言。乃知其非也。刀筆吏不持大體。專行小惠。法中情且昧於鈎探。況言法外意乎。李陵頹家聲於朔漠。張敞恥郡守之繩墨。良有以也。壽雖材朽行穢。法律無所聞。亦不至枉法殃民。甘心貪墨之行以汚及師友也。兄臺親習最久。壽行事豈不然乎。今乃以憑權舞弊褫其職。又欲以侵佔議其刑。使爲天下知事鑒戒。悲夫。民國官方。鴟張鷹搏。軼於前代也。夫邦無道而恥富貴。則貧賤固無可恥。褫職非所怨也。惟無辜被刑。辱及師友。貽笑天下。則可恥也。是以每一念來。忽若忘生。然自惟事跡不明。抱貪吏之名以終。何以見先師於九原之下。故忍辱苟活。致書兄臺。

求爲解救而自忘其醜陋也。且事之本末。亦易明也。高等檢察廳統計科書記官有韓抱一者。沁人。其外孫以賭博處罰。乃因仇構讒於鹿學良。以訪聞詳沈銘昌。沈有幕友曾侶仁。信其叔讒言。遽以呈奏。褫職交法庭。今庭訊五次。罰金均先訪案詳報按署財廳。侵佔之罪。已不能成。又以爲僞造案。僞造則呈報事實必虛僞。而彌補槍價。按署財廳確有案可查。籌給未决人犯囚糧。管獄員有印。領地方股有賬目可查。則事固不虛僞。而錢文絲毫在案。無歸私者。乃又以爲罰金當報高檢廳。不應報按署。此種程序。必有原因。時沁縣鄰接平遙介休。二縣匪風甚張。沁縣槍械最爲要器。故提用罰金五百八十元。以彌補槍價。其餘八十元爲提賞餘款以給囚糧。是亦事勢不能不出此者。即令程序錯誤。照章記大過撤任而已。褫職甚矣。況交法庭乎。壽有口難明。日夜望兄極力設法。使民國之刑不濫。壽之性命。得以生相見。是生華枯萎。育肌朽骨。

禱甚。昔者。賤士叩心。霜飛燕地。庶女告天。風襲齊臺。夫二子精神能變天地。而信不喻時主。此古人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壽今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加以奧溽卑濕。屈體受辱。舉三十年清苦之行。剝奪於鹿沈輩之手。何能忍此仰天椎心之泣也。夫以韓非之智。猶被秦囚。黃霸之賢。尙羈漢獄。況若壽者。賢智不及二子。焉能自免。惟安乎樂天知命之素可也。然歲月易逝。五十之年。忽然已過。妻兒幼小。嗷嗷待哺。所著春秋新政徵。及詩經例表兩書。尙未成卷。壽以無辜。遭此厄禍。法庭故意煎急。將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兄平生恩紀於壽者。均歸淪亡。故致書求大力。解此危難。俾生出犴門。卒其學業。箸此兩書。不勝感禱之至。及得脫歸。沁人帛垂其德于先生廟。譚延闓復領湖南。則爲總司令部軍法正兼秘書。趙恒惕繼之。仍秘書。顧其時不重秘書。重參謀焉。共和九年。從擊鄂。已下數縣。鄂艦截之

城陵磯。磯壓岳陽。先生雜城軍。南出。循鐵道走。至橋。顛。水淺。相枕藉。乃念我無不仁。不應死此。誦佛。始起。冠履已失。足下噢咿。顧憫之。復上道。襪走尸間。奔車到。入歧。歧旁塘起雨紋。歎曰。無蔽。奈何。俄而前後人仆。悟皆彈紋。旋一彈長尺許。傍身落水。水吼。噴擊人高。至是先生行益遠。罕聞礮聲。乃止人家。主人儒者。方喪女。先生爲撰輓詞。美隸書。又一女病。醫之瘳。主人日盛饌待先生。留十許日。乃偕先生草履戴笠。令僕伴販諸。自其家乘舟達湖。親送之巨舶如長沙。初。先生如鄂。夢行道見繫纍老幼躶而趨者。喜欲入之。一巨人鎧甲督衆止之曰。可無來。及是。知有相也。十二年三月三日夜半無疾卒長沙。年五十九。無子。合賻歸葬。家中二十餘口。咸衣食於先生舊儲束脩。既仕。無所增殖。不爲慮。魁吾卬步。善談說大笑不絕。妻妾告誶語。輒曰。若皆聞。何我獨未耶。在幕委它。不爲諂事。以其閒。殫力詩書。冥箸紛構。莫量其畜。遺韡制考。朝服表。詩經例表。晉書贊注。日記詩文若干卷。屢遭兵亂。日記詩多亡散。史氏取材。茲爲可徵。謹狀。

同鄉錄序

齊彥儒

共和十七年。時維孟冬。吾鄉王君寶珩。葉君燮忱。感學子之離析。懼行修之寡陋。爰思隆鄉誼於潞水。繕友道於黌宮。於是靑泥所至。莫不向心。吉日開筵。雜遝竝集。洽符瀛洲之數。恍聆泗水之音。率具潁舒之才。莫減田郎之度。相與商略終古。宴談若日。方漚鬱於蘭茝。擬和順於塤箎。蓋所謂虎嘯谷而清風生。龍騰淵而景雲屬。若同聲之相應。比同氣之相求者矣。况復組織仁義。琢磨道德。則溫克醞藉。曠雅量之含容。燮友沉潛。協剛柔之數度。將以體國經野。輔世長民。爲端本之學。修正俗之事。是則言雖大而非誇。知以行而益著。若夫半面之識。鬼神無

間。片言之誠。金石爲開。斯殆至人之妙。吾曹莫及焉。至於性有寂喧。質存華樸。子雲湛默。欲强中壘而不能。向生善遊。思偕王邑而莫得。是亦自然之勢也。爾乃叔世俗薄。變起風飈。望影星馳。聆聲川鶩。趨錐刀而推刃。競毛羽而圮族。凡有五交。因生三釁。是以王丹以櫝楚威子。朱穆以絕交昌言。豈不哀哉。乃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獨能推誠歲寒。標心松柏。抑亦吾鄙之光乎。彥儒不才。操觚搦管。致足多譏。聊以紀斯會之貧緣。存來茲之鑑鏡而已。

別了

惠民

我厭你了——你這古綠色的城垣！
你給與我的，儘是傷心和悽慘，
我喲，我的淚珠已竟爲你流乾。
我對你並沒有十分地恨怨，
只私歎我已往空負了似水的流年！

現在，你這古綠色的城垣喲，
我將離你而遠逝到天邊！

❀　❀

並不是你的顏色討厭，
更不是你的豊姿弗妍；
嗟呼，我的衷腸，
可對誰言?!
已往固足使我迷戀，
可是那曇花一現，倒摧我的心肝，
無言！我要去到天邊，
困苦，生死，還誰去管？
別了，在春草發芽時，
我將不再出現於你的眼前。

十二月七日夜

校聞

東北大學師範部招攷國文博物專修科學生簡章

一、宗　旨　以培養中等學校國文博物師資爲宗旨

二、投考資格，男女生兼收凡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而有正式證書足資證明者皆准與試

（一）舊制中學或與舊制中學同等之學校畢業者

（二）高級中學畢業者

（三）初級師範畢業者

三、學　額　國文專修科一班四十名　博物專修科一班四十名

四、修業年限　預科一年本科二年

五、報名期限　自二月十五日起至三月一日止

六、考試日期　初試自三月四日起至五日止

覆試日期及科目臨時另定之

七、考試項目　（甲）體格檢查於試期前一日舉行之

（乙）學科試驗

國文專修科

一、國文

二、英文

三、歷史　地理

四、倫理論理

博物專修科

一、國文

二、英文

三、數學（代數幾何及平面三角）

四、物理 化學

八、招考地點 在遼寧省城大南關 東北大學南校
吉林黑龍江及東省特別區學生由該省
省政府及該區長官公署按照本校所定
初試章程分別試驗選送本校覆試

九、報名地點 與招考地點同

十、報名手續

一、投考者須遵照本校公布日期報名

二、報名時須繳畢業證書或其他證明書
考試後未錄取者即時發還其錄取入學
者須俟畢業或退學後發還

三、報名時應繳最近四寸半身像片二張
（錄取與否概不發還）

四、報名時應繳考試費奉大洋三十元
（錄取與否概不發還）

十一、費用

一、學費 免收

二、膳費 每月由校津貼五元

三、雜費 由校供給

四、書籍講義費自備

五、體育費 全年現大洋一元由校津貼

六、保證金 現大洋二十元畢業發還其
中途退學者概行扣發但病故者得
由家屬來函具領

開學來宿舍之新改造 （笑仙）

客歲下半季宿舍一層、完全在擁擁擠擠狀態中、而尤其在大寢室中、對於攻讀、甚爲不便、自附中師

範部遷徙後、將原來之大宿舍劃成小屋、按間分隔一木板、置一小爐、雖不如樓居之宏闊自安然較之『號筒式』房屋相差遠甚。『室雅何須大』『茅屋是我居』。曉得此兩句者、便足以蓬屝樂道焉。

師範部附屬中學已遷移北校

（笑　仙）

南校校舍、本不敷用、自添招師範部、更覺擁擠、故客歲在北陵附近、又新爲建築、作師範部附屬中學之作用、原擬於去年十月十日喬遷、而以工程未竣遂不果、後季屆嚴冬、又欲北徙、竟因汽管鍋爐所阻、爰此去歲下季完全在南校敷衍、既屬勉强裁用、當然不到亭亭整整、而今年開學、來則逕到北校新建校舍上課、綠楊陰裏一角紅樓、定是一番新氣象焉、寄言與該兩部同學有來往者、請勿到南校矣。

△本刊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下列一切投稿——論評，學術，文藝，雜俎，校閱……

二、惠投之稿，不拘文言語體，惟須繕寫清楚，能照本刊格式繕寫尤佳。用新式標點與否，任作者自便。

三、來稿用何名字發表，聽投者自便，惟投稿時須將真姓名住址示知，俾便通訊。

四、來稿如不願增刪，請預先聲明；否則本刊編輯人倘有獻替，恕不一一奉商。

五、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惟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但須預付回件郵票，

六、來稿如係譯述，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出版時期及地點，詳細註明。

七、來稿除投入本刊投稿箱外，可函寄本刊編輯部，或向本部職員接洽。

八、來稿經本刊揭載後，酌贈本刊若干冊，以答雅意。

九、本簡章有須修改時，得隨時依法修改之。

周刊編輯部職員表

主任編輯　副主任編輯　論評組組長　編輯　學術組組長　編輯　文藝組組長　編輯　雜俎組組長　編輯　校閱組組長　編輯

應德田　張汝芫　楊溥　申鎧　吳家興　魏連五　佟崧蔭　蕭和宜　徐瑞玢　王青恩　楊永寶　楊予秀　趙德明　邱永和　印永法　吳文權　蔣榮祥

王善爲　趙仁濤　秦國鼎　金錫如　沈海峰　李繼第　薛仲三　蔡鳳岐　蕭德粹　關五玉　張殿執　李恩霖　廖齊賢　楊彥超

魯紹周　關榮鯤　沈啓巽　任光甲　吳德樹　張景芹　楊之米

閔傳經　吳恩裕　王化啓　劉致平　劉景琨　趙玉昌

本刊價目表

零售	定閱		注意
一冊	半年	十八冊 一元六角	以上均按現洋計算
一角	全年	三十六冊 三元二角	報資先惠郵費每號半分

東北大學工廠廣告

敬啓者本廠自創設以來已歷五載廠址廣闊規模宏大特請專門技師指導工作無論製造修理建築及印刷等項無不精益求精用臻美備本廠宗旨既在振興工藝挽回利權故一切定價均格外從廉以副
愛用國貨諸君之雅意茲將本廠營業科目列左

一製造 各種客貨車輛 機車及其附屬品
鐵路應用各種工具 各種鋼鐵工具
各種工作機械 各種煤氣材料及按裝
普通日用器具 各種木類傢具
一切土木建築工程

一修理 各種機關車 各種鐵工機械
各種電氣機械

一刷印 鉛印石印 五彩膠印 各種證券
商標廣告 美術畫片 中西書報
裝訂書籍 新式賬簿 彩色鋼版
照像銅版 凹凸各版 彫刻各版

廠址遼寧北陵前 中國電話 二二〇一 二〇〇九 電報掛號 一五六二

編輯者 東北大學周刊編輯部

發行者 東北大學南北校印刷所

印刷者 東北大學工廠

招登廣告

面積	期間 一期	期間 一學期	期間 全年
一頁	一元	十元	十六元
半頁	五角	五元	八元
半頁之半	三角	三元	五元